



已故高邮师范封提村校长,江苏泰兴人。他一米六左右,敦厚结实的身材,满头短短的银发,厚厚的嘴唇,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,平时喜欢穿一双黑色圆口布鞋。他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师长,一位慈祥的老者。

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对大部分学生的情况了如指掌。1957年秋天的一个中午,在食堂吃过饭,我捧着碗筷回宿舍去,在那郁郁葱葱的高大的银杏树下,遇到了封校长。他微笑着向我招了招手,我忐忑不安地走了过去。他用带着浓重卷舌音的泰兴腔说:“娃儿,你叫夏志强,是中师一(1)班的,兴化县周庄镇人。”我点点头,他接着又说:“你三哥叫夏志明,五哥叫夏志庆,对吗?你看,你弟兄三个我都教过。”他厚厚的嘴唇微微颤动着,显得很激动。我当时感到非常惊讶,他教过我五哥这是肯定的,因为五哥是高邮初级师范1954届首批毕业生,怎么又教过我三哥呢?后来回家询问三哥,原来三哥解放前在泰州中学读初中时,封校长曾做过他班主任,教过他语文。1951年春天,三哥送五哥来报考高邮初级师范春季班时,刚好是封校长接待的他们。这也许就是缘分吧。

封校长经常到教室、食堂、宿舍和琴房去看望学生,和学生亲切交谈,了解情况,接收反映,并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。一个星期的下午,我和同宿舍的三个男同学在琴房里练琴,一片鸣啦呜啦的嘈杂琴声。弹着弹着,我似乎感觉到有个人站在背后,一回头,原来是封校长。我赶忙站了起来,喊了声“封校长好”,这一喊,其他三个同学也都站了起来。他微笑着问:“星期天下午,怎么不上街或到公园去玩玩?”有个同学说,风琴的指法很难练,左右手老是配合不好,学校里又人多琴少,平时只能按分配的时间轮流来练,时间不

今年教三年级语文曾几的《三衢道中》一诗时,有学生问了一个问题:为什么“绿阴不减来时路,添得黄鹂四五声”,而不是七八声?

我有点意外,这涉及平仄韵律,与三年级学生讲为时过早,怎么办?

“你们把七八声、三两声、五六声,代入到诗中读一读,看看哪个顺口?”我说道,“然后想一想当时作者心情怎样?由什么转化为什么?”

学生们大声朗读诗句,进行转化,寻找感觉,进行比对。

“好,我们来交流一下,你有什么发现?”我说道。

“老师,我发现还是四五六声好,读起来顺口。”一生说道。

“四五声,不多不少,适宜当时作者的心情……”一生道。

“什么心情?”我随即问道。

“当时作者沿着水道行走,未闻鸟鸣声,这时有鸟鸣声,作者一阵惊喜……”一生说道。

我满意地点点头,说道:“有人还质疑:春江水暖鸭先知,为什么是鸭而不是

忆封提村校长

□ 夏志强

够用,星期天城里的同学回家了,有的同学又出去玩了,我们就抓紧机会来突击练琴。封校长听了,连声说:“好,好,好!”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:“风琴指法愈是难练,愈要下功夫练,总会练好的。学校开设的各门功课,你们都要努力学好,将来才能做个称职的教师。你们想过没有,说不定你毕业后被分配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单班小学,到那时是校长兼校工,上课带打钟,几个年级都要你一个人教,你怎么办呢?只有现在下苦功夫,打好各方面的基础才行啊!”说得我们连连点头。现在我回想起在第一小学工作41年,几乎教过各个年级,教过各门功课,从普通教师走上领导岗位,基本上能胜任、称职,应该感谢当年封校长在琴房里的那一番谆谆教导呀。

我上卅师二年级时,封校长调任高邮县文教局副局长,分管全县中小学教育工作。

1960年7月,我从高邮师范毕业后,分配在高邮师范附属小学(现第一小学)工作,也有幸成为封局长的下属。当时县文教局设在百岁巷内,封局长经常步行到师范附小来检查指导工作,看望师生。

一天上午,第二节课下,我刚上完语文课走进办公室,看见封局长正低着头坐在我的办公桌前,翻阅学生作文本。我走过去,轻轻地喊了一声“封局长好”,他抬起头,习惯性地用手推了推眼镜,低声说:“我抽看了6本作文本,改得还认真,评语也写得有针对性,就是有些字写得潦草了。”他顿了顿,又说:“教师无论在黑板上还是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写字,

都是给学生看的,一定要规范工整,一丝不苟。要让学生看得清楚,看得懂,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,才能起到示范作用。”

封局长离开时,出于对他的敬重和礼貌,我跟在邹瑛校长后面,把他送到学校南大门口,目送他离去。谁知,他走了十多步,突然回过回头来,向我招招手,我急忙小跑过去。他拉着我的手臂,神情很郑重地问:“娃儿,你老实告诉我,到了月底,你身上还有钱和粮票吗?”我一愣,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钱还有一些,粮票没有了。”他摇了摇我的手臂,和蔼地说:“现在,是国家困难时期,你刚参加工作,一个月才29元钱,24斤粮票,一定要计划着用。到了月底,身上哪怕是剩下来一分钱、一两粮票都是好的。千万不要寅吃卯粮啊!”说完,他转过身急匆匆地走了。目送他离去的背影,我鼻子一酸,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刚才的一番话,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对年轻下属的关心爱护,又是一位慈祥可亲的长辈对晚辈的叮咛嘱咐,叫人难以忘怀,铭记终生。邹瑛校长有些不甘心,站在校门口等我,我把刚才谈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,她听了笑着说:“这个老局长啊,还把你当孩子看呢。”

封提村校长,是高邮初级师范、高邮师范的主要创办人和领导人,培养的数千名学生遍布江苏的大江南北、运河东西、城市乡村。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,忠于职守。他爱生如子,和学生日常谈话时,一律称呼为“娃儿”,一句话就缩短了师生间的距离,让学生感到亲切而又温馨。学生们都很敬重他、爱戴他。

花开花谢,春去秋来。封提村校长辞世已经快60年了。每当想起或和老同学谈起他老人家时,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,他的亲切教诲犹声声在耳。

教室里仍是一片安静……

“可以请教周围听课的老师。”窦老师说道。

正当孩子们下位的时候,有位同学举手。窦老师连忙递上话筒。

“我想,应该是:应该是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……”一生用一种不敢确定的语气说道。

我们一千多位听课老师同时鼓起了掌,掌声经久不息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窦老师也来了兴致。

“我爷爷让我背《道德经》,刚才突然想起这句……”小男孩笑着说。

——“故事结束了,你们有什么想法?”我笑着说。

“老师,我们以后也要多背书……”

“老师,古人写诗是有讲究的……”

“老师,以后我们读古诗也要学会思考……”

我知道这节语文课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,但我播下了一颗颗种子……

期待今后的教学,让这些种子生根、发芽……

教古诗遇上“杠精”

□ 市实验小学南校区 赵科

鹅或者鱼?你们能找到答案吗?”

这首苏轼的《惠崇春江晚景》也是三年级刚学的。

学生们再次读诗……

“老师,我发现了,画上画的就是鸭子……”一生高兴地说道。

“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,这是题画诗。”我说道,“其实抬一下杠,有时会有新的发现,老师给你们讲个听课故事。”

十几年前我去东南大学学习,听窦桂梅老师教叶绍翁的《游园不值》,突然有学生问老师,“一枝红杏出墙来,就一枝吗?是不是少了点?”

课堂顿时安静下来,我们也在下面琢磨……

我在想:满园春色正好对应一枝红杏,整体对个别……

窦老师也在想,但是她很聪明,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问学生:“你们能回答这个问题吗?”

采撷世间最美的

□ 市外国语学校 吴倩

盈盈月光,我掬一捧最清的;落落余晖,我拥一缕最暖的;灼灼红叶,我拍一片最热的;萋萋芳华,我摘一束最灿的。

漫漫人生,我要采撷世间最美的——那弥足珍贵的——诚信。

那一棵被拦腰砍断的小樱桃树哟,如一枚永不流失的鹅卵石,如此清晰、真切地躺在我的记忆之河里。仍记得华盛顿那幼小的心灵是怎样执著地选择了诚实,仍记得他的父亲是怎样地语重心长:“孩子,樱桃树没了可以再长,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诚信,那是多么可怕!”这位美利坚之父母庸讳言拥有众多美德,但为他赢得无数尊敬和信赖的诚信,却是他伟大人格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。

拥有诚信,将紫色的灵魂袒露于那广袤的天地,为自己交上一份无愧的答卷。

拥有诚信,握住这一束馨香的花朵,让人人快乐,更使自己陶醉。

诚信,世间最美的。

诚信是诚恳,诚信是守信,诚信是一句承诺,诚信是许诺后的行动,诚信更是一根不屈的脊梁。不要抛弃它,让我们用心来撷这世间最美的——诚信。

指导老师 赵桂珠

经过了冬天的沉睡,春天终于来了,一切都恢复了生机,世界变得越来越热闹了。

春天就像一个魔术师,春风就像他的魔术棒。冬天的时候小草已经奄奄一息了,春天就像给小草施了一点魔法,小草就变得碧绿碧绿的,光秃秃的大树也长出了绿色的树叶,桃树、梨树都开出了漂亮的花。

春天也像一个美丽的小姑娘,柳叶是她的眉毛,柳条是她的秀发,春风就是她的梳子,把秀发梳得又柔又顺。桃花就像她的腮红,绿油

有一天,阳光明媚,万里无云,我们在花园里找春天。

瞧!大树的枝条被风吹得摇摇摆摆,那是春天快乐的舞蹈吧?

听!杜鹃鸟“布谷布谷”地叫着,那是春天动听的歌声吧?

哇!小草从地里偷偷地探出脑袋,那是春天可爱的眉毛吧?

噢?天空什么时候飘起了蒙

春天真神奇

□ 市实验小学西校区三(5)班 郑森恺

油的草地就是她的游乐场……

春天还像一个活泼的小朋友,他喜欢跟小蝴蝶捉迷藏,喜欢跟小金鱼吐泡泡,喜欢跟春风吹口哨。他还把飞往南方过冬的燕子喊了回来做游戏,把冬眠的小青蛙请出来游泳。

春天真神奇啊!

指导老师 沈高洁

找春天

□ 市第一小学二(8)班 倪承溢

蒙细雨,那是春天玩累后渗出的汗珠吧?

哦!原来,春天就在我们身边啊!

指导老师 苏培培

暖阳

□ 市汪曾祺学校九(5)班 王婧

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,撕开云雾,你就是光。

与您相遇在那个燥热的夏天,教室窗外枝丫疯长,却总也挡不住烈日,蝉鸣四起,人声鼎沸。教室内家长学生进进出出,我选了个位置坐下,空调正对着我吹气,后颈湿湿的,汗也凉了下來。待一切处理完,您缓缓走到讲台前。看着我们这群懵懂的、刚从小学来的孩子,您双手环抱,故作威严地说:“这一年我是你们的班主任,介绍一下,我姓邹,你们可以叫我邹老师。”我端正坐着,并不知道这一年在我不人生中起了多大波澜。见我们乖巧纯真,您的眉头稍稍舒展,“所有人在我心中都是一张白纸,希望你们可以自己画上一道道彩虹。”您的眼神扫过四周,“而不是一团糟。”这补充的一句,倒有点像是初中班主任的风格了。不过后来才知道,这些都是您柔软内心的伪装。

您在课堂上总是严肃的,眼镜随着教室里明亮的灯时不时闪过一阵白光。您像一位安静的学者,耐心传授知识。一晃眼,笔记已经写满了一整个黑板,您又踮起脚把其余要点写在黑板的边边角角,问我们记完了哪一条,可以擦掉了没?

有时考完试,班级成绩不理想,还总有顽皮学生捣乱,偏偏他就是错得最离谱的那一个。于是您生气了,他却毫不在意,您只好拿来戒尺轻轻在他手心拍一下,他安分多了。到了下课,我听到他和一帮好兄弟吹牛,“根本不疼,跟挠痒痒似的。”

七年级下学期,我家发生了一场变故,一切来得那么突然,让我措手不及。因为种种原因,爸妈离开了我的生活一段时间,由外婆来照顾我,而她不会骑车,家里也没自行车,只好陪我走路上学。春寒料峭,露珠凝在新冒出的青草上,呼吸间有一团团牛奶似的白雾,我似乎快要习惯这样的日子。一天晚自习下,您忽然叫住我,把我拉到教室后面您的办公桌前,“你平时都怎么来上学呀?”您摸摸我的手,眼里满是关切。我瞪大眼睛,连眨几下:“啊?”“你妈妈都告诉我了。我和她说,我来送你上学,她让我问问你哦。”您的笑容足以化开早春池塘的薄冰,“反正我俩住得近嘛,我还去你家家访过的。”这半年多相处,虽然知道了您的温柔,但老师的接送,确实是头一回享受,于是带了几分茫然地说:“我不知道啊……”您拍拍我的后背,笑着说:“好了,我很愿意当你专属司机的!”我笑着点点头。

一年时光是那么短暂,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临别之日,您送了全班每人一张您拍的照片,那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照片,曾经存在您的手机相册,现在被洗了出来。这些照片大多是同学在晚自习时低头写作业的情景,而我的与众不同,是早读时站着读书的模样,晨曦在我身旁,衬得我像在发光。

指导老师 赵静

不该失去的在意

□ 市汪曾祺学校九(1)班 穆许凡

目光渐渐地从夜空中收回,落到了面前黑白交织的键盘上。窗外的景色美得像梵·高的《星月夜》,而我却无心欣赏——我不曾如此愧疚,只是因为那不该失去的在意。

“弹弹琴吧,你已经好久没弹了……”妈妈路过我房间时,对我说。“你是不是看我很闲啊!”我生气地从资料中抬起头,回答道。话音刚落,一股酸涩之情便从我的心中涌出:自从我上了初中,那黑与白缤纷的键盘,那连与分错落的乐谱,已逐渐从我的生活中淡出。一本本教辅资料取代了它们的地位,一支支空空的笔芯充斥着我的每一小时。我从未在意父母对我说过的话,从未在意我已渐渐疏远了钢琴。

不知不觉,那乌黑锃亮的琴盖落满了灰尘,被翻得卷了边边角角的乐谱也被堆进了书房。我不在意爸爸妈妈的话语,而他们也不再在意我的无动于衷。

一切看似那么平平无奇,直到……

深夜,我正伏案做题,突然,我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——耳畔响起了断断续续的钢琴声。这都几点了,还有人弹琴?我愤怒地打开窗户,望向外面。对面楼一片黑暗,只有七层的一盏灯还亮着。我揉了揉眼睛,隐隐约约地看见:一个小孩,大概十一二岁,在困难地弹奏一首曲子。我几乎可以想到他的模样:涨得通红的脸,在键盘上总是不听使唤的手,“嘎达嘎达”踩着踏板脚,和迷茫困惑又十分疲倦的双眼。

轻柔的夜风吹拂在我的脸上,一点一点地带走了心中的不快。一幕幕似曾相识的画面在我的脑海呈现:一样的少年,一样的琴声,一样的灯光……我还能记起自己也曾是黑白键上的舞者,还能记起自己的双手挥舞在黑白梦幻中的时光,只不过,现实的逆流冲淡了那股本就十分淡雅的味道。

周六晚上,写了一会儿作业后,我放下了笔,坐到了钢琴前。当我打开琴盖的时候,有些吃惊,它的分量似乎比以前更加沉重。手放在键盘上,却不知道要弹什么好,只是不停地在摸索,不停地在游离。那不知所措的感觉令我回忆起了初学时的紧张与不自然。

按下第一个音,我的心像是有一秒停止了跳动,接着,我按下了第二个音……

记得三毛曾在《温柔的夜》中写道:“人应当是在不断获得和遗失中度过的,有些人获得了太多,却不想遗失,有些人遗失了太多,便磨灭了获得的斗志。”在我看来,这句话是片面的,可……又是极好而又极真实的。

望向夜空,再望向眼前,或许,我不该失去的是对生活的在意,是对自己信仰的在意。

指导老师 崔雯